

# 箱 根 風 雲 錄

[日本] 高倉輝著

蕭 蕭 譯

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八 年 · 北 京

タカラ・テル

ハコネ用水

---

沈陽民主新聞社1952

封面設計：沈榮祥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號

中国近代印刷公司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\*

書号807 字数199,000 开本350×1168<sup>1</sup>/<sub>32</sub> 印張8<sup>15</sup>/<sub>16</sub> 插頁2

1953年3月北京第1版 195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01—11800册

定价(6)0.95元

## 原 序

一九四三年一月到五月間，我在杂志“中央公論”上發表了一篇文章，題目是“关于箱根水路”。这篇文章問世之后，很多人才知道箱根水利工程的历史。在此以前，連历史专家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工程的内容。

我从事箱根水路的調查，是十二三年前的事。那时，在研究日本水利历史当中，偶然發現这个工程，委实吃了一惊。其后，随着調查的进行，我更惊奇其内容和历史的偉大。于是，便想根据这份材料来創作一部长篇小說，因此就更热心地准备起来了。

箱根水路是日本民族所創造的最大的事業之一。它是从箱根蘆湖的西边湖尻岭的山麓挖通一条长达一二八〇·三公尺的地下隧道，导引湖水流到靜岡县方面，以灌溉数千町步<sup>①</sup>的水田的工程；現在設有三处發电站。这个工程大約在三〇〇年前，德川四代將軍(家綱)的时代、寬文年間(一六七〇年)竣工的，消耗了七、三三五两二分一朱金子。若按照当时一个伙役一天工資八十八文錢来換算，总共化費了八十三万三千五百八十六个工。这在当时說来，是一个何等偉大而又何等困难的事業啊。和在它下面的、当代挖通的丹那隧道比較，即可明白这个工程的偉

① 見正文第8頁注①。

大。箱根隧道是从东部箱根方面和西部静岡方面同时挖过去的。虽然路徑又长又曲折，但却沒有一絲差异地、很正确地在当中会合了。由此可見，当时已經有了高深的技术和科学做为这偉大事業的基础。在明治时代，挖通东山、把琵琶湖的水引进京都的“水利工程”完成之前，这是日本最长的地下隧道。

箱根水路，是江戶<sup>①</sup>的一个町人<sup>②</sup>友野与右衛門所發起筑造的。他完全不仰仗幕府和諸侯的协助，主要靠他自己的力量完成了这个事業。而且，听說他为此被幕府逮捕，走上悲慘的末路（坐岩牢、釘十字架）。这一傳說，似乎很接近事实。我越調查越佩服友野的偉大气魄，尤其被身兼技术者与科学家的友野的偉大所感动。

这种高深的技术与科学（尤其是高等数学）是从外国傳至日本的；在伊那派水利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發展。而这伊那派又起于甲州派兵法<sup>③</sup>之中。得知以上情况之后，我不得不以新的眼光来观察在战国时代<sup>④</sup>又抬起头的日本新封建势力的姿态。

从此，我更热心地进行調查，整理材料，当好容易能够着手写作长篇小说的时候，我又被捕了。直到日本投降，才恢复了自由。回家一看，神奈川县大磯的我的住宅，当我不在的时候遭了战灾，全部材料化为灰烬。因此，为了再次收集写作这部小说的材料，我又費了很多力气，也碰到不少困难。

“箱根水路”是我繼“大原幽学”之后創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。为了完成这部作品，曾經傾注了我的全部精力。原来，我就

① 即現在的东京，德川时代幕府所在地。

② 見正文第5頁注①。

③ 見正文第29頁注③。

④ 見正文第176頁注①。

在“大原幽学”中，为了創造新文学的形式，曾經尽了很大的努力。我竭力排斥过去的文学，尤其是所謂“純文学”的主流——个人的心理描写，而試以蒙太奇的手法去反映历史的本質。我認为这种写作方法称它为“电影的手法”比較适合。总之，我相信一切劳动人民的真正的现实主义是应该采用这种写法的。在这部作品中，为了更彻底地体现这个方針，我也化費了不少力量。

在这部作品中，我描写了“鎖国制度”<sup>①</sup>下的德川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，而想借以反映現代日本社会的真实情况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我不得不采用这种办法。

“箱根水路”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到七月間，發表在“大众俱乐部”杂志上，但由于各种原因，不能繼續写下去。去年六月六日，我被吉田內閣判处“公职追放罪”<sup>②</sup> 罢免了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員和參議院議員的公职。这样才能专门从事写作，所以终于把它完成了。

幸而去年夏天，設立了集中日本科学界最高权威的箱根水利工程調查团，我过去所不能明白的一些問題，都被調查出来了。我把这些新的材料的一部分写在这部小說中，同时也打算将过去所写的“关于箱根水路”一文，根据他們的材料重新加以修改。

高倉輝 1951年2月5日

① 見正文第116頁注①。

② 被判处“公职追放罪”的人，是被褫夺公民权，并受管制的。

## 目 次

原 序 .....	1
一 富士山麓 .....	1
二 箱根佛庙 .....	9
三 大友右京 .....	31
四 深夏村 .....	46
五 友野与一 .....	59
六 德川幕府 .....	73
七 矢倉澤 .....	87
八 八十八文錢 .....	99
九 酒井雅乐头 .....	109
十 隧道 .....	124
十一 死里逃生的人們 .....	139
十二 爭水 .....	147
十三 吹口哨的人 .....	156
十四 沼津代官 .....	167
十五 監牢内外 .....	185
十六 漂流 .....	196
十七 神 .....	205

十八	水車 .....	219
十九	山沟里的茶館 .....	234
二十	暴風雨 .....	246
二十一	水、水、水 .....	256
二十二	云 .....	265
譯后記 .....		277

## — 富士山麓

大片浮云像箭似的飞过。富士山和一钩新月都好像要以非常快的速度倾落到海里去。

忽隐忽现的月光，照到遥远的地面，千本松原附近的漫长的海滩映出一片白光。汹涌的海涛声不断地传来。

四周是一望无际的、长满茅草的原野。茅草被海风吹动，在黑暗中波浪似地起伏着。

不时从云隙间射出来的月光，照亮了原野上的一条羊肠小道。

在这小道上，一群人影在匆匆疾驰。稀疏的杉树、星散的小屋，和整个富士山麓都沉睡在黑暗中。在这静寂的深夜，只有这一群人在走动。

这是奇怪的人群。十多个人，从头到脚都是一身黑。黑色的面罩，黑色的服装，就连他们身后的那匹马也是黑的。漆黑的夜晚，阴森森的树林，如果没有白色的茅草，只靠着偶尔射下来的月光，是无法看见他们的。

这群人疾风似地向前进行。跑得飞快，但却是静悄悄的，听不到脚步声。这也难怪，原来他们都穿着双层草鞋，马也衔枚。他们穿过从处女岭到沼津的大道，向东拐弯，渡过一条小河，来



到了深良村<sup>①</sup>的街口。

同一长滿茅草的草原上，东一处西一处地有几家茅屋，周圍散布着荒瘠的土地。街道上的碎石塊也越来越多了。

这里，已經不再是富士山麓，而是箱根山湖尻岭的山麓，整个村庄以很大的斜度向西南方傾斜。

仿佛已到了村庄的中心，农舍紧紧地接連在一起，在黑暗中現出特殊的黑色。所有的房屋，都向同一边傾斜，好像彼此約定了似的。月亮無情地照出剝落了的牆壁。

离农舍不很远的地方，聳立着一座較高的房屋。它和別的农舍不一样，較为寬敞，而且有圍牆，有大門。房屋后就是一片葱郁的树林。

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村长的住宅。这群人不約而同地走到大門前站住了。遮光灯里射出来的亮光，从大門向圍牆上移动着。圍牆倒塌了一处，留下一个很大的洞。

“嘻嘻嘻，这兒可以进去。”

一个肩膀很寬、像是他們的首領的人，喃喃自語說。接着从人群里走出一个人来，很快地从牆洞里鑽进去了。大門發出輕微的吱吱声，从里面給打开了。于是，所有的人靜悄悄地拥了进去，門又从里面关上了。

遮光灯再次在那里射出亮光。

“嘿，这么破烂的房子！难道真有人住在里面嗎？”首領小声說道。样子实在太荒涼了。穿厅屋檐坍塌了，院子里长滿了野草。不知从哪里微微飄来一陣梅花的清香。

人們都在便門口站了下来，一个人气势汹汹地敲着門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靜岡县駿东郡东部的一个村庄。

“喂，喂，開門！我們是從沼津衙門來的，有急事，快開門！”  
里面傳來起床的聲音。

“誰呀，深更半夜還敲人家的門？我是村長大庭玄之丞。”一個睡意朦朧的聲音答了話。

“正是來找你這個村長的。你沒聽見嗎？我們是從衙門里有急事趕來的。快，快開門！”

“什麼，從衙門來的？啊，真的麼？”里面的聲音驚慌起來。不久，就聽見腳步聲，接着吱嘎一聲門打開了。

“對不起，讓你們等久了……”村長沖着遮光燈的亮光，不由得細眯起兩眼，這時有人喝了一聲：“別作聲！”他的胳膊就被兩邊的人抓住緊緊綁起了雙手。

“放老實點，就饒你命！”

遮光燈的光上下移動着，照出橫七豎八地扔在地上的黍秆、槎子、磨子、鐵鍬、馬鞍等，幾乎占滿整個地面。

“你是什麼人？”

“我，我，我……”

被綁住的矮個子男人驀地跌坐在地上，眼睛和嘴巴張得大大的，渾身直哆嗦。他只見黑暗中有黑影子在動，至於是誰綁了自己，為什麼要綁，都莫名其妙。

“是僱人嗎？”

“不。村，村，村……”

“噢！你就是村長大庭本人？”

“是是，是的。”

“好，帶進來。”首領說着，順手拉開板門，一腳踏上了鋪席。可是，就在這個時候，這群烏黑的人也不覺楞住了。

咫尺之間，一個剛生下來不久的嬰孩哇地一聲哭叫起來。

一盞油燈昏昏沉沉地燃着，一個三十來歲的女人狠狠地爬起身來，正在整理衣服。她一手遮着鬆開的腰帶和半裸露的大腿，一手正想給那嚎啕大哭的嬰孩喂奶。在她身旁，整整有十個小孩，蓋着破爛的舊被，分成兩排，滿滿地睡了一屋子。

“你是村長的老婆嗎？”

“是。”

女人一點不像她男人那樣慌張，鎮靜地抬起頭盯視着這群烏黑的人。大庭是一個身材非常矮小的男人。但這女人卻是個大高個兒，比她男人幾乎大兩倍。身上的衣服也蓋不住她那丰艷的肉體，白嫩丰盈的大腿從里面半露了出來。

“這都是你的孩子嗎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都是你生的嗎？”

十個小孩，有的把腦袋鑽進被子里、露出赤裸裸的下半截身子，有的把別人的腳擱在肩膀上，有的學着游泳的姿勢爬伏着，他們好像要把一切人的姿勢都盡數表演出來似的，橫一個豎一個地躺着，擠滿了整個房間。

“連生了三胎雙胞胎啦，有什麼辦法呢。”

大家不約而同地笑起來了。

“瞧我們的裝束就明白了吧。快打開倉庫，搬出大米來！有金銀財寶也都拿出來！有多少拿多少，那就饒你們的命！”

一直在哆嗦的大庭，聽了這話，哆嗦得更加厲害。

“大，大，大米，金銀，啥，啥，啥也沒有啊。”

“什麼，什麼也沒有？”

“是，是的。只有一點小米面和蕎、蕎、蕎麥面。”小個子好容易才說完這句話，牙齒又嘎吱嘎吱地作響，渾身顫抖着。

这时候，有人拉开了邻室的板門，厨房朦朧地出現在他們的視線中。菜盘、酒壺、酒杯等杂乱地放在漆黑的地板上。

“摆过酒宴嗎？”

“是。从江戶来了一位客人，他想和我們村里的老百姓交朋友。”

“客人也住在这兒嗎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霎时，烏黑的人們彼此交換了一眼。

“是武士嗎？”

“不，是个町人<sup>①</sup>。不过，……”

“他在哪兒？”

忽然，从外边走廊上傳来了一陣脚步声，接着拉門从外面被拉开了。“諸位，我自己来見你們吧。”

“啊！友野先生！”

大庭不覺要站起身来，可是，他被繩子捆住了，于是又踉踉跄跄地跌坐在地上。这群人个个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。

进来的，是一个三十四五岁模样的、寬肩厚胸的武士，装束闊綽，双手抱着一对精致的大小佩刀，迈步走近大伙面前坐了下来。

“我是江戶淺草的町人，名叫友野与右衛門。虽然賜姓带刀，成了武士，可是我的本行却是經商。今晚打扰屋主住在这兒，一直沒睡，在別室里画圖，所以已經知道了这兒的大概情形。首先，我把所有的财产送給你們吧。”友野說着，从怀里掏出厚厚

<sup>①</sup> 日本的封建时代，除了統治階級以外，都沒有姓。士族是統治階級的基層，有姓，身带大小两刀，即所謂“武士”；工商業者称为“町人”，农民称为“百姓”，都沒有姓，也不能带刀。只有特殊的人，由藩主特許用姓带刀。

的錢包。“这里有金幣五十多兩<sup>①</sup>。”

“啊！友野先生！”大庭又掙扎着身子嚷了起來。

“不，你还是別作声吧。此外还有这个錢包，是用‘哥布兰’<sup>②</sup>織的，就到长崎<sup>③</sup>也不容易弄到手。这两把佩刀，虽然刀身并不怎么了不起，但是这些裝飾也花費了相当一笔錢。要是滿意，請一起拿走吧。”

友野很大方地把东西往前一推，接着又說：

“至于我这位屋主，你們从他身上是什么也得不到的。說来，这个深良村是日本最穷的村庄呀。或許大庭君听了不大順耳，但是事实如此，連村长家里也穷到这个地步，其他老百姓的生活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。我所以到这兒来，也就是为了这个緣故。最倒霉的，是这一带連一粒稻子也沒收上。这兒的老百姓从来也沒有嚐过大米的滋味哩。”

“哦？真有这种事？”

显然，首領对这个町人發生了兴趣。看来首領和友野年龄相差無几，虽然姿势威武，身材却很矮小，当他笑的时候，在他稍微下斜的眼角皮上露出非常温柔的皺紋。

“你瞧，在那上边的神壇上，不是放着一个竹筒么，你說，那是什么玩艺？竹筒里盛着米粒呢。听說，有人临死的时候，就把这竹筒拿到病人的枕前，一面搖，一面唱‘听吧，大米呀，大米呀！’这样，病人就会安然瞑目的。这可算是天下奇聞吧？哈哈哈哈哈！”

① 德川时代，使用的金幣有“大判”和“小判”两种。这里說的是“小判”。一塊“小判”值一两，約有十五克重。

② 是荷兰人織的布料。

③ 日本九州的貿易港。一五四三年葡萄牙人首次来到日本后，长崎便成了貿易的中心。

友野大声笑起来了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，真的么？是这样的村子么？”首领也跟着笑了起来，“那么，这儿不是山贼们来拜访的村庄啦！其实一进来我也就吃了一惊。我们是非村长、财主之家就不进去的。不过，遇到这样穷村长还是第一次哩。这么说，我们不知底细就闖了进来，可算是大傻瓜啦！”

“也许是这样。”

“哈哈！”

“哈哈！”

两人同时扬声大笑。

“可是，你为什么特地从江户跑到这样的穷村子里来呢？”

“这个么，老实说，我是想挽回这个村庄的命运啊。”

“哦！你怎么挽回它？”

“我过去也曾改变过另一个村庄的命运。那时，我把安倍河的河水导入了手越河滩，使它变成肥沃的水田。这儿也是一样，若能导入河水，开垦水田，自然会改变它的命运。但是，把河水导入这个村庄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。除了利用箱根山上的蘆湖的湖水之外，再没有其他办法可想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利用蘆湖的水？”

“对，所以我正在和大庭君专心调查哩。”

“可是，中间有一座山呀！那么高的山，从古到今，也没听说过河水能越过山岭流过来的事。”

“问题就在这儿！当然，水是不能越过山岭的。不过，要是鑿通山脚，水不就很自然地流过来了吗？”

“什么？鑿通山脚？就是这箱根山的山脚？”

“对。要是将来成功，大略估计至少也能开垦三百町步<sup>①</sup>的



水田，或許還要更多些。這樣，不但是這個村莊，就連下面一帶的窮村子也都得救啦。不過，導水是相當困難的。”

首領驚訝地望着友野。

“沒有稻田，加上附近又是荒瘠的原野，所以每年都鬧旱災。因為交不出官糧，每年都有人被關到水牢里去。去年也有很多老百姓坐了牢，家里只留下小孩，為此，大庭君很傷了一番腦筋呢。要是有了水，那麼從富士山麓到這一帶的原野就都會變成肥沃的土地。”

首領忍不住笑起來了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，鑿通那座山？哈哈哈哈哈！你真會吹牛。你想想吧，這種事情也有成功的道理嗎？”

“吹牛？對，有時候我也吹牛。可是，這件事不是吹牛，我自信能夠完成。”

“所以，你就召集老百姓，讓他們飽喝一頓，是嗎？世上竟有你這樣的怪人哪。”

“依我看，你才是個怪人，你好像沒有利欲心似的。說實話，我是想把村子挽救過來，自己也好發一筆大財。”

遠方響起一陣雷聲。

“那麼，我們走吧，快下雨了。念你對我吹了半天牛，窮村長的這一份就免了吧。喂，快走！”

黑色的人們一齊走下了土間<sup>②</sup>，突然，一個人“啊”的一聲跳開了。

“是誰踩我的腦袋呀？”不知是什麼人，從黍秆垛子里爬出

① 一町步約合九九·一八公畝。

② 日本農家在一進屋的地方是塊泥地，沒有鋪地板或草墊，這塊泥地就叫做“土間”。

来；空气中顿时飘起一股酒气。“干嗎？干嗎啦？你們好大的胆，难道不認識深良村的源兵衛么？”

在遮光灯發出来的亮光里，踉踉跄跄爬出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老百姓，身材矮胖，披着打滿补釘的破衣，裸着肩膀。

“喂，你們說我是誰？不知道么？”他結結巴巴地嚷着，伸手就想去夺遮光灯。

“不許动！”

随着一声吆喝，木棍在空中一揮，这人就“哇！”的一声，像水車一般旋轉着身子倒了下去。同时迸出一股血花来。

雷声越来越近了。一陣驟雨嘩嘩地打着屋頂。

## 二 箱根佛庙

半夜里下起的雨，不久就变成了滂沱大雨。狂風呼嘯着，雨点像是石子兒似的，斜打着窗戶。有时还响起几声巨雷。

破曉的时候，風雨才完全停息。侍僮兰菊丸走进来，拉开外廊的遮雨板，压不住心中的喜悦，伸展开双手，大叫起来：

“呀！不得了！僧正大人！院子染紅了，茶花都給雨打落啦！”

这个頑皮的侍僮，虽然常受总管正照僧都<sup>①</sup>的叱責，但一轉眼就忘掉了，又在走廊上跑来跑去，拉开嗓子無端地大叫大嚷。

有名的“寒茶花”因昨夜的一場大雨一齐落下来了。拉开遮雨板，院子里傳來了一陣綉眼兒的唧唧喳喳的啼声。

“真可怜，綉眼兒沒勁啦！”

看来，失望的不是那只小鳥，許是他自己吧。兰菊丸这小厮

<sup>①</sup> 是僧侶的职位，次于僧正。



常把茶花摘下来，吮吸花朵里的蜜汁。

除了从杉树的枝桠上滴下来的水珠，發出雨滴般的声音以外，再也找不到昨夜狂風暴雨的痕迹，院子里显得非常靜寂而明亮。

这里是箱根佛庙的方丈居住的金剛院的內室。廊下就是蘆湖，可是今天什么也看不見。拂曉时升起的濃霧籠罩着一切，只有古老的杉树枝条隱隱約約地浮現在白茫茫的霧中。大概是出太陽了，一部分天空仿佛隔着一層罗紗似的，透过微弱的陽光。

“春天！是的，这种風雨在初春是必然会有有的。”

快长僧正躺在榻上自言自語地說，心想今后随着一陣陣春雨，从箱根群山到富士山一带的积雪就要开始溶化，到处会显出斑駁的样子。他靜靜地在榻上翻了个身。“榻”？对，把它叫做“榻”是不錯的。但这种“榻”是世間少有的。僧正躺在这張奇怪的“榻”上，已經度过三十年的岁月了。他在京都的“御室御所”佛庙里过了二十年，后来，又来到箱根，又过了十年。当年他还是个二十二岁的青年，就在这榻上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位五十二岁的高齡僧正了。

快长僧正渾身裹着白色的衣被躺在那里。盖被和垫褥都是白綾子做的，身上也穿着白紡綢的衣服。

这位一身白的僧正，不是平躺着，他的上半身自然而然地逐漸高起来。这張“榻”的特点就在于此。原来，是在他腰下放入一塊三角形的插板，再在它上面鋪上垫褥。在这三角形插板的兩旁，順着榻沿安有两个扶手，可以把双手擱在上面。榻的兩旁，在双手够得到的地方，一边放着經几和書架，一边放着一只小柜子。

这就是当代聞名的“名知識”<sup>①</sup>快长僧正的奇怪的“榻”。僧